

# 慢养时光,星途在望

南县实验学校 王露

晨光铺在青砖地上时,我总会想起那个躲在梧桐树后的孩子。

初秋早晨,他瑟缩在校门口的梧桐树后——那是我和益郡的第一次“相遇”。这个一年级新生像只受惊的幼兽,书包带子勒得手指发白,眼泪砸在校服前襟上。我微笑着走向他,牵起他的小手。

“我不要上学!”他一边抽泣一边挣脱,字句支离破碎。我想,一个孩子究竟在惧怕什么,竟让迈进校门比翻山越岭更难?

果然,入学后挑战接踵而来。一天午后,我走进教室,发现第三组有个座位空着。我心一紧,冲出教室找遍校园,汗珠

不断滚落。“益郡——”我喊得喉咙沙哑。最后,在幼儿园拐角处,看见他蹲在地上,正用树枝专注地画着什么。我跑过去,拉起他回教室。他看着我凌乱的头发,怯生生丢下“画笔”,温顺得像只小羊。

从那以后,我的右手成了他的“安全绳”。每天清晨,我从家长手中接过他汗津津的小手,像接住一只易碎的玻璃蝴蝶。

一个暴雨天,春雷炸响的瞬间,他忽然挣开我的手冲进雨幕,仰头问我:“你相信宇宙外有生命吗?”

“有啊,据说火星上曾有生命的痕迹。”

他眼睛一亮,跑回教室翻出一个小本子——里面歪歪扭扭画满了奇形怪状的小人。他说,这都是宇宙中的生命。

那一刻我才惊觉,那个总躲在影子里的孩子,心里竟装着整

片星空。

我开始借他的兴趣走近他。

语文课上讲到太阳,他站起来分享自己对太阳的了解;美术课上,他笔下的太空小人灵动鲜活;劳动课时,我让他管理班级的“绿野鲜种”。他每天浇水、拔草,还给韭菜苗起名“旅行者七号”,认真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。蔬菜在他的呵护下,一天天茁壮起来。

一天放学,益郡调皮地对我说:“老师,学校真好玩!”

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那影子不再单薄瑟缩,而像一棵正在舒展枝丫的小树。

窗外的梧桐又抽新芽。我坚信,只要我们用心看见、用爱陪伴,每一束光都能照亮蜿蜒的路,每一朵花都会迎来自己的春天,每一颗星,终将在自己的轨道上——静静发光。

## 暖冬絮语

炎陵县炎陵中学小学部 黄燕妮

今岁的冬,藏着几分眷恋,大雪已过,天地间却透着暖融融的柔,俨然小阳春。

周末与友人沿河畔漫步,眼前恰似一幅清浅的冬画:左边老树枝丫疏朗,挂着几片迟落的叶;右边绿灌犹翠,叶尖细霜被日光照得晶亮;远山蒙着薄白,静静铺在天边。风过林梢,枝丫轻轻碰着,沙沙作响,像冬日的私语,在耳边说尽日子的细碎。

菜园边,两位大娘蹲在垄上换菜种。竹篮里盛着菠菜籽和芜荬种。“你这菠菜籽去年旺,我也试试!”红衣大娘拈起菜籽,眼角的皱纹漾着笑。蓝衣大娘往她篮里添了把芜荬种:“耐冻,过冬包饺子香。”话语慢悠悠的,和着泥土与菜香,随暖风飘远。不远处,孩童追着芦花跑,笑声脆亮,惊起几只小雀,翅尖扫落的细霜如碎钻,撒在他们发间。

风拂过芦苇荡,不凉,反裹着暖。芦苇是最耐冷的,就这样直直立着,迎着冬阳。风来时,芦秆轻晃,芦花簌簌,像时间安稳走过的声响。素白的芦花与深绿的苇秆相缠,阳光穿过薄云,为每片草叶镶上柔光。

这些芦花,风一吹便飘向远方,也带走人的思绪。它们始终直直朝着天,不惧冷、不弯腰——这不仅是芦苇的品性,也似每个心怀希望的人:如孩童眼中纯粹的欢喜,如大娘心底日常的热忱。

立于苇荡旁,我忽然明了:人生亦如芦苇,时有晴暖,亦会遇雪。但只要心里有暖、守得住本心,即便寒冬,也能挺直而立,终在这天地间,活出自己的模样。

夕阳渐沉,暖红的余晖洒在芦花上,泛起淡金,将人与景勾勒得愈发温柔。我缓步离去,心中满是眷恋。这份冬日的暖与絮语,已静静藏入心底,成为往后日子里,最温柔的那缕光。

## 讲述我的育人故事

## 忆情

### 书卷旧时光

孙翊伦

年末理书,见新旧书籍静默堆叠,恍如时光垒石。先拿起那册《东坡乐府笺》,布面已旧,页角有陌生读者的细密笔迹。年初夜读,正逢心事困顿。读到 he 滴居黄州,夜饮归家,童子酣眠,“倚杖听江声”。寥寥数字,江风夜气与那孤寂身影,霎时通到眼前。我那点怅惘,在这份千年的旷达前,忽然就轻了,散了。

再翻出几本“硬书”,社会学笔记、宋代货币经济专著,起初读来名词拗口,逻辑冷峻,满纸数据。可读得久了,当那些论述竟能解释身边寻常现象时,趣味便悄然滋生,就像透过精密仪器,看见世界清晰的筋骨。它们与文学书并列,便觉自己的头脑,也在感性与理性的交融里,拓宽了些。

有几本亲切小书,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快被翻散了,闷时随手翻开,读他写雨写虫写鸭蛋,文字平实如药,妥帖敷在心上。阿城的《闲话闲说》则薄而通透,谈吃谈戏的闲散气,是学不来的风度。

理书时,从《李商隐诗集》飘出一枚银杏书签。深秋拾叶时,正读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觉得这叶子便是诗句遗落的韵脚。此刻重见,那个落叶纷飞的下午,与晚唐的凄美一同醒来。

书架渐齐,心亦被抚平。一年光阴,记忆或许会模糊,这些书却是最忠实的刻度。它们沉默地勾勒出我精神跋涉的轨迹——原来所有的阅读,最终读的都是自己。

## 霜叶似火

印象



李海波/摄

## 抒怀

冬夜八点,暮色苍茫,凉风习习。

月光似一面无垠透亮的青花瓷面,倒扣下来,铺满目光所及的大地,脚下的太平溪像玉带一样缠绕在眼前。

灰白是天空云系的主色调,其中无数条藏青色的云带如游龙般穿梭其间,将天幕分割成大小不一的云块,让穹顶增添了许多几何美。

人到中年,时常不知今日是农历几何。但从东边天空已爬上柳梢头的圆月推测,该是农历十月中旬了。稀奇的是,虽是暗夜,却无一颗星星,稍微有那么丁点的遗憾。

向来倾心白月光,眼睛又无意被月光吸引。事与愿违的是,

## 冬图入我心

怀化市教育局 刘华明

月儿忽然又隐进了一团青云里。好在云团较小,月亮旋即缓缓探出脸来:先是眉梢轻扬,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,终是全身跃出云外,毫无遮蔽。

也许是天高云淡之故,此时的月亮辉耀如烛,月光如水银泻地,藏尽了几千年的温柔和思念。

可只一瞬,它又藏回去了。偏东南的天空顿时暗了几分,唯见云絮的轮廓被调皮的月光染上了似透非透的金边,有了些许夕阳下彩霞的味道,只是没有那么张扬和傲娇——低调,才是云团的味道。

夜已深,四野是无边的静。

偶尔有夜行人的低语、钓鱼竿的轻响,反而衬得这夜更沉、更静。

看着这片爱的天空、爱的原野与爱的溪流,思绪不再飘浮,整个世界开始缓缓沉入心底。

物我交融,物我两忘。心头竟有了几分顿悟,忽然想起今天白天听到的一句话,把自己当成自己,是一种自在,也对老庄之说多了一重理解,一念起一念灭。凝视,放空,冥想。此刻,天地间仿佛只剩“我”与“世界”两样存在。或者说,是我独自拥有了这完整而安宁的冬夜。

云影拂过月,月光漫过溪,寂静抱紧了寂静。一介布衣容纳了世界,世界也报之以美好。生命之动静盈亏,大抵如今夜的圆月与青云循环往复吧。